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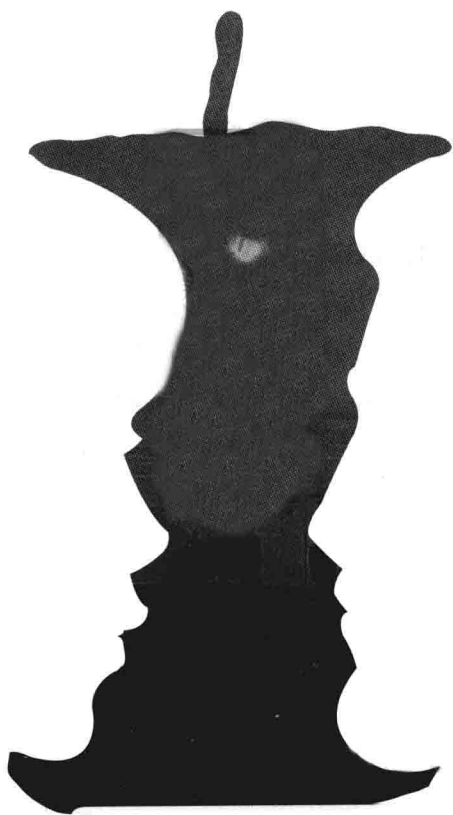
性格的力量

〔美〕詹姆斯·希尔曼 著
高隼 译 李婷燕 校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创立于1897



性格的力量

〔美〕詹姆斯·希尔曼 著
高隼 译 李婷燕 校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性格的力量 / (美) 希尔曼著, 高隽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ISBN 978-7-100-10690-0

I. ①性… II. ①希…②高… III. ①性格—通俗读
物 IV. ① B848.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9340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性格的力量

(美) 詹姆斯·希尔曼 著

高隽 译 李婷燕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0690-0

2015年1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8½

定价: 36.00 元

James Hillman

THE FORCE OF CHARACTER

And the Lasting Life

Published by The Ballantine Publishing Group

Copyright ©1999 by James Hillman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经作者授权，根据美国巴兰坦图书出版集团 2000 年平装本译出)



献给从来不责难乌龟的玛格特

老来当探险。

T. S. 艾略特

序言——致读者

衰老并非偶然。对于人类的健康而言，它是必要的，是灵魂的意旨。衰老是我们的生理过程中固有的一部分。然而，让我们迷惑不解的是，人类生命的长度却远远超越了其生育能力，肌肉老化、感官迟暮以后，人类的生命还在继续。正是出于这个缘故，我们需要一些富有想象力的观点来将衰老加以升华，用配得上它的智慧来与之交谈。你将会在本书中发现这种眼界。它承诺能让读者的头脑因得到领悟而重新充满活力，其目的则在于能深刻地、甚至是永久地影响人们步入晚年的这一转变。

那么，我们为何要活得那么长呢？当其他的哺乳动物都纷纷淡出的时候，我们却会在绝经之后继续活上40年、50年，有时候甚至活上60年。我们继续停留在世间，在88岁时仍能在躺椅上闲卧，或者在跑步机上疾行。

有理论认为，人类的长寿乃是其文明、科学和社会网络之下的人为产物，从而造就了成群的“活死人”，徘徊在生与死之间。老人不过是“残障人士”。这种观点我不敢苟同。

不如让我们玩味一下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性格需要我们拥有额外的岁月，而悠长的生命既非由基因或续命的药丸强加给我们，也不是人类社会共谋的结果。最后的岁月沉淀了性格，并使其圆满。

对于人类的本性而言，我们最想知道的有关其自身的奥秘并不是我们如何从最初的源头发展至今。除了知道衰老乃是日渐孱弱、日薄西山的过程，我们还想知道衰老的其他意义。衰老有何使命？它意欲何为？

生活中，这些问题会不期而至，绝不只出现在美国人那可疑的“中年危机”中。那样的危机混杂着两种恐惧：我还会活好多个年头；但是，那个继续活

着的我是真正的我吗？衰老和性格双双而至。这一流行的综合征与人到中年并非休戚相关，而是关乎人性的核心危机；并非因为我们已经太老了，而是因为我们依然年轻；并非源于能力的丧失，而是源于幻想的破灭。

当审视我们的中年危机时，相比把注意力聚焦在往后40年的养老院生活上，不如带着批判的眼光去回顾那多愁善感的后青春期，这会让我们有更多的发现。那种对未来的预演让我们无法活在生命的中途，让晚年生活中令人着迷的问题被恐惧所遮蔽。人到四十的我们并非已经年逾八旬，我们将会遭遇的“开悟一刻”也远比我们已经遇见的要多。中年的我们要与晚年相遇还为时尚早。我们尚不具备洞悉晚年的领悟力。因此，在中年时期所发现的那些答案只能折射出我们的恐惧，而本书则会冒险呈上与众不同的答案。

为了解释衰老，我们通常会求助于生物学、遗传学以及老年生理学，但是，为了理解衰老，我们则需要知道更多，那就是有关性格的观念。生物学并非是躯体本身，而只不过是一种描述躯体的方式。有关衰老的不同故事会让衰老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生物学讲述的是一种版本的故事，心理学讲述的则是另一种版本的故事。或者，更恰当的说法是，心理学试图去理解生物学的解释。

我们是一种活着的、会思考的存在，这一现实先于我们对于我们的生命以及思维的解释。用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待衰老必须牢牢把握这一优先性。如果在我们的价值系统中，灵魂的观点（即便你无法解释这种观点）居于首位，那么我们的观点应该和我们事实上所秉承的价值相一致。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把衰老变成一种心理学的对象，去发现蕴藉在其中的灵魂。

在正常的生命历程中，死亡是衰老的终点。假如我们对衰老进行一般化的思考，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如果所有的衰老都以死亡为终点，这就意味着衰老的整个目的是走向死亡吗？生物学将衰老视为一个通往无用状态的过程。而我们可以将晚年视为一种结构，而非一个过程，这个结构中自有其必要的本质。

让我们问问自己，我们的晚年为何会具有某种形式，为何会呈现出某种

特征？或许，我们需要从美学的角度来审视“无用”。在灵魂离去之前，它是否必须恰如其分地衰老呢？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将衰老设想成一种美的蜕变，就像生物学上的转化一样。老者们就像是陈列出来的影像，将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转变为想象力和艺术。这些老者将永垂不朽，他们是先祖的代表，是文明开化这出大戏中的主人公，每一个都是独特的、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衰老，难道不是一种艺术的形式？

为了理解晚年的某些意义以及那些与年龄相伴而来的荒谬窘境和颓丧，我们最好还是回到人类的思想所能提出的最为深刻的问题之一：什么是性格？它如何能迫使我们活在某些模式之中？

衰老的并非只是你的功能和器官，而是你的整个本性，那个你逐渐成为的独特的你，那个你在多年前已然成为的独特的你。带着它的力量与缺陷，性格一直以来都在塑造你的面庞、你的习惯、你的友谊、你的怪癖、你的壮志雄心。性格影响着你给予和接受的方式，影响着你的爱人和子女。它可以伴你夜半归家，也能够使你彻夜难眠。

你和我并非是面对晚年的第一人，即便我们确实是第一次面对它。人类一直都在经历衰老，那么为什么不去看看生活在千百年前的其他人是如何接受它的呢？在我们的文化中，这将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借鉴最近的研究会把我们视野极大地限制在“新事物”上——当这页文字变成油墨，最终抵达你手中的时候，大多数的“新事物”已经淹没在滚滚红尘中了。此外，大多数的“新事物”源于否认。在针对衰老所进行的研究中，其潜在的动机乃是摆脱衰老，就好像它是一种癌症一样。

我本人也在尝试摆脱一种观点，或者说，至少松动这样一个固执的观念，那就是我们本质上是生理学意义上的造物，因此我们对自身的思考可以被简化为对我们躯体的思考。这种观念会毁灭我们；我们会就此成为衰老的牺牲品。我们会深信我们的整个存在被套上了枷锁，被生理因素所支配，尤以晚

年为甚。

我们正在不断接近的那个观点，即真正束缚你的乃是你的性格。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①在西方思想诞生之初就曾说过：“性格即命运。”拿破仑(Napoleon)说，不，不是地理因素；弗洛伊德(Freud)^②说，不，也不是生理解剖的缘故。是性格！性格支配着一切，也支配着生理学因素。带着我们尚能够调动的所有力量与坚定，我们将会提出这样一个主张：将遗传因素塑造成为我们自己特有模式的乃是我们的性格，那个由多种特质、弱点、嗜好和承诺所构成的特定的组合，那个顶着我们的名字、可以被辨认出来的形象，那张可以反映出“我”的脸庞。

这样一来，身体和头脑的衰退在我们看来便不只是痛苦了。这一观点同我们业已觉察到的内在真知联系在了一起：某些东西将人的生命糅合为一个整体的意象，其中包括了生命的无常和琐细。晚年常常会被用以探索这些琐细，在过往的错误中历险，从而发现某些可以被理解的模式。

年老的心灵会设法让年老的躯体苏醒过来，这种理解将身体变为一种隐喻，为生理过程增添了更深刻的含义。当我们全然为衰老所缚时，衰老恰能将我们从生理学的窠臼中解脱出来。晚年让我们能够重新解读那些看似只是纯粹的生物医学问题。其他文化会谈及“开天眼”，去统合“灵体”^③。我对此的理解是，它意味着心理的视角是第一位的，一个人存在的根基转而落脚在灵魂之上。

跳出生物学的禁锢并不是去否认它。我们无法否认任何退化的过程或遗传学的影响，只是把位于舞台前端的这块生物学的布景移至背景处，改变了它在我们眼中的优先性。那些在时间进程中首先登场的——细菌、线粒体、黏液菌、化合物、电荷——并不一定能在价值或思想中拔得头筹。进化生物

① 译者注：赫拉克利特，公元前五世纪希腊著名哲学家。

② 译者注：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的创始人。

③ 译者注：灵体(subtle body)一般指的是生灵所具有的一组心理—精神要素。

学家林恩·马格勒思 (Lynn Margulis) 也曾写道：“横贯在最复杂的有机化合物和最简单的细胞之间的鸿沟从来就没有被缩小过。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验室里，无论多么复杂的化学物质都未能合成生命。”

生命大可依赖于细菌、真菌和化合物，但思维所能达到的复杂性却无法被还原为先前用来构造思维的模块。这便是有关思维的最大的谜团之一：它可以创造自己的种群，可以选择非自然的观点，可以展现出自身的进化，而且可以保留大多数不合时宜的想法。

如果老年是性格圆满的必要条件，那么那些从来都没能迈入老年，那些在 50 岁之前就撒手人寰的人又何去何从呢？或许常言说得对：“她走得太早了”；“他死得不是时候”。言下之意是他们的性格还没有成熟。但是，那些生活在几个世纪之前的人，大多数只活到 30 好几或 40 来岁，他们又是什么样子的呢？他们的性格是否也没有形成？是否也被忽视了呢？

或许在那个时候，更长的寿命并不像今天这样必不可少。在古老的文化（就像许多土著文化仍然会做的那样）中，出生仪式、祭祀和葬礼将性格形成的过程仪式化，长者也会向幼者传递集体共享的教诲。尽管那个年代的长者在年岁上比我们的长者更年轻，但是他们的存在感仍然很强，会持续地关注每一个团体成员的性格发展。

自从精神分析报告了“固着”^①和“被抑制的”性格发展以及童年期的“性格障碍”以来，有关性格的观点甚至也停留在了童年期。心理学通过“向后看”来研究性格的发展，却无视一个简单的事实：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性格在多年之后才会显露出它完整的塑造力。只有活下去，我们才能成为自己。我们变老的方式，我们表现出的惯常模式，以及我们的形象风格，都会呈现出性格作用过的痕迹。正如性格指引了衰老，衰老则揭示了性格。

^① 译者注：固着 (fixation) 是精神分析理论中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个体的人格发展停留在某个早期的性心理发展阶段。

老年必须拥有他自己的神祇，就像是童年期和青年期拥有他们各自的保护神一样，正是这些保护神为初恋的探索和狂野的历险提供了灵感。老年会向其他神祇发出邀请，熟识这些神祇需耗费漫长的岁月。他们的主张和所给予我们的灵感可能会以另外的形式出现，但是我们应该像迎接年轻时所召唤的那些神祇一样去迎接他们。发现和希望并不只属于青春，晚年也能获得启迪。

需要意识到的是，我们有关老年的思考无可救药地陷入了年龄歧视的圈套。这种具有诽谤性质的歧视是一种阶级概念，它武断地将所有老者归于同类，认为他们无法逃避机体衰弱和精力衰竭所导致的残障。生物学和经济学形成了我们这一基本的西方模型。有关灵魂、个人性格以及觉知会影响生命进程的观点都已经成为附属的装饰品，给绝望带来一星光亮，遮蔽了有关老年的“真相”。

年龄歧视这一习见，这一“真相”，让我们进退维谷，满腹冲突。我们要么深陷在越发悲观的苦楚之中而无法自拔，才50岁便因心灵和躯体的衰退而困扰不已；要么凭借某种带有几分英雄色彩的计划去寻求精神成长和身体康健，从而乐观地否认“真相”。

乐观也好，悲观也罢，两种观念都具有一个相同的前提：老年即是折磨。这就是它的“真相”。无论你是征服它，或是屈服于它，不可否认的是，老年的本质便是孤独、穷困、令人生厌以及过于漫长。我们可以描绘出这样一幅画面：自己受困于贫穷，寄身于某个空空荡荡的养老院，糊里糊涂、一言不发、浑身异味，等待那个终点。

让我们假设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都是对的，两者都是正确的。是的，老年是折磨，它尤其备受折磨这个观点本身的折磨。只要我们把每一次颤抖，每一个小小的老人斑，每一次遗忘别人的名字都视为衰退的迹象，那么我们就是在用我们的头脑来折磨老年，就像我们的头脑被老年所折磨一样。当一次次直视自己镜中的面容，一次次提醒自己负性的诊断结果正在我们身上应验，这样一来，恰如其分地展现出我们用以束缚老年生活的观念有多么强大。我们的头脑喜欢观念。它会寻求新鲜的观念，即便只是个半成品。它用思虑

来让自己忙碌。头脑天生就是好奇的，善于创造，超越限制。人们建议老者通过保持头脑的灵活来延迟大脑功能的衰退。研究表明，用脑能锻炼脑细胞。用进废退——无论你思考的内容是什么，只要你像锻炼肌肉一样锻炼头脑就行。但观念并非只是帮助头脑保持敏锐的维他命药丸，头脑也会为观念服务。通过反复思忖和来回剖析，头脑让观念保持鲜活，让它们免于愚钝。

我们需要更新有关老年的观念。就像是对待不能承重的髋关节，或是无法看清世界的混沌的晶状体，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观念推进手术室。不过，替换老旧的心理习惯不仅需要重拳出击，还需要毅力。

为了舍弃有关老年的常见观念，我们也许不得不冲破它们的禁锢。这样一来我们或许会意识到，许多习见在帮助我们规避衰老的高压的同时，也掩盖了性格的力量。

相信我们正变得更有智慧，我们的判断正变得更为冷静，这些信念给我们带来安慰，正如索福克勒斯（Sophocles）^①所说的那样，我们生殖器生理机能的改变是一种慰藉。如果我们赞同年龄歧视所鼓吹的陈词滥调，如果我们相信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些显露出来的态度并非是对我们真实本性的揭示，而只不过是变老的后果，那么成为一个老人也就会容易一些。例如，我们会因为某人的善举而感动到流泪，或者会向某个有麻烦的人提供帮助，但不会把和善作为一种性格的特征来接受，而是忽视它：“年纪大了心肠也软了。”或者说，让我说出那些恶毒的种族主义言论，像吝啬鬼一样给小费，暗中监视邻居的并不是我自己的性格，而是我的年龄。“我不过是个衰老造就的可怜牺牲品”：真是屁股决定了脑袋^②。

我们越是坚持老旧的观点，越会深受其带给我们的消极影响，就好像诗

① 译者注：索福克勒斯，古希腊悲剧诗人。

② 译者注：原文是“The tail, or the tale, wags this poor little dog”，在这里作者使用了一个双关语，tail和tale是同音异义词，前者是尾巴的意思，后者是故事、传说的意思。“The tail wags the dog”直译是“尾巴牵着狗走”，引申为上下颠倒或小人掌权的意思。整句话可以理解为人们被衰老牵着鼻子走，或者说人们是被对老年的普遍观点牵着鼻子走，而这种习见不过是人们用以自欺的故事罢了。

疾忌医一样。晚年最主要的病症乃是我们关于老年的观念。正是你自己的青春以及源于青年时代的文化观念，让你的晚年变得如此凄惨。在年过五旬或六旬之后，另一种治疗拉开帷幕——观念的治疗。

衰老已经成为整整一代人最大的恐惧。个人会畏惧它，社会则对其进行人口学预测。巨额财富被用于发掘衰老的原因和延迟它的降临。尽管如此，老年人口仍以稳定的统计级数不断增长。未来几年内，老年人会在人口结构中越发占据主导地位。21世纪或许会因为环保意识而“披上绿装”，或许不会，但它肯定会因为激增的老龄化人口而“两鬓斑白”。发达国家在迅速地老龄化，在寿命延长的同时，有些国家甚至无法保持一定的出生率。在新世纪里，“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那场持久的阶级斗争将会变成“老人”和“年轻人”之间的持久战。

西奥多·罗扎克（Theodore Roszak）^①的杰作《智慧的美国》企盼着老者胜出的那一天。老年人的巨大数量能给社会带来变革，让其从掠夺成性的资本主义和对环境的盘剥状态转变为罗扎克称之为“优雅者的生存”状态。他相信，老龄人口比例的不断上升会让社会价值的天平向老年人所最为珍视的那一方倾斜：减轻苦痛、非暴力、公正、教养，以及维系“地球的健康和美丽”。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帮助推进罗扎克的愿景：首先要做的是摆脱有关衰老的病态观念，正是这种观念让年老的公民在抑郁中坐以待毙，在愤怒中变得目光短浅，与他们作为“长者”的使命脱节；其次要做的是重新树立有关性格的观念，这种观念会强化个体独特性的信念，这种独特性是一种有益的力量，影响着我们对这个星球的作为。

借由衰老来探寻性格的过程会将我们引入未经探索的领域。目前针对衰老的地图并未将性格考虑在内，这样的图景只是就事论事、单调无聊，让读

^① 译者注：西奥多·罗扎克（1933—2011），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作家，代表作《反传统文化的形 成》（1969）。

者无法体验到灵感的巅峰和灵魂的深度；而与此同时，眼下论述性格的作品与其说是探索人性本源的指南，不如说是养育和苛责年轻人的手册。尽管道德家们继续在他们的论题中征用性格这个观点，但是性格的力量首先是自然的，其次才是道德的。在我们把性格置于道德的修正之下以前，它必须先作为一种观念被考量。

T. S.艾略特(T. S. Eliot)^①写道：“老来当探险。”我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跟随好奇心去探寻重要的观念，去冒险越界。按照才华横溢的西班牙哲学家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的说法，在我们的语言中，“探寻”(inquiry)与希腊文“alethia”^②一词最为接近，这种头脑的活动开启了整个西方哲学的思考：“一种努力……让我们得以触及隐藏在谬误的长袍之下的……赤裸的现实。”谬误常被挂着常理的外衣，即我们彼此所共享的共通的潜意识。观念的治疗能够让我们从某些习见中解脱出来，正是这些习见让我们的头脑无法做出有趣的越界之举。

为了能更近距离地去审视性格的力量，我们必须全心地投入到衰老的诸事中去。这既需要好奇心，也需要勇气。我所说的“勇气”是指放弃过去的观念，并且允许自己持有古怪的观点，让我们所惧之事不再举足轻重，即让自己去好奇的勇气。好奇是人类最伟大的驱动力之一，或许对于所有动物来说都是如此，正是这种探索世界的渴望让猴子和老鼠踏上历险之途。对于人类而言，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历险是在头脑中发生的。这种心灵上的勇气被伟大的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③称之为“观念的历险”。他说：“思考即是一件极其令人兴奋的事情。”

^① 译者注：T. S. 艾略特（1888—1965），英裔美籍诗人和作家，194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荒原》。

^② 译者注：希腊文，其字面意思是“未加以隐藏起来的状态”或“显现的状态”，在哲学领域中被译成“无蔽”，也可译成“显露”、“呈现”或“真理”。

^③ 译者注：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德（1861—1947），英国哲学家和数学家。

序言——作者的话

为什么人老之后会变成道德说教者、多愁善感的人和激进分子呢？他们把自己绑在濒临被砍伐的树上，他们上街游行，他们大声疾呼；他们向那些塞着耳机、听着随身听的人说教，喟叹西方社会世风日下。我们这些老家伙个个义愤填膺、怒气冲冲、羞愤交加。

为什么淡出总让人心有不甘？为什么我们无法渐渐熄灭自己的灯火，让它们隐没在泛灰的山丘下？

夕阳西下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因为落日会被火光所照亮，那是最后的抗议，是对美的呼唤。我们会让白昼的力量变得更强，而不是让它黯然沉入夜晚的寂静之中。“让光来得更多一些”，在离世之际，歌德如是说。这可不是什么燕子在黄昏婉转的鸣唱，而是不停息的晚祷，是召集集会的钟声，是对布道的召唤。在柏拉图（Plato）看来，“若在高龄的影响下犯下打劫神社或颠覆城邦的罪行，那也是可以被原谅的。”难道是颠覆之心促使了本书的诞生？

让我们想象，我们被自己的主题——性格，以及作者本人在这一主题上的变式——作者的性格，推动着向前走，一路上背负着捆绑在所有老年人身上的道德、感性和激进的负担。写作是一种负担，是一种历险，是一种暴露真相的过程。

我自然不想再阅读更多有关如何塑造性格以及如何发展出晚年智慧的文章。尽管 C. G. 荣格（C. G. Jung）^①发现了智慧老人的原型^②，并且许多次在

① 译者注：C. G. 荣格（1875—1961），瑞士精神病学家，心理分析理论的创始人。

② 译者注：原型（archetype）是荣格所创立的心理分析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心理的一种结构，这种结构源于人类经验的累积，包含在个体的集体无意识中。原型可以被个体作为一种看待世界的框架，也被认为是人格得以建立的主要基础。

自己身上发现了这种原型的存在，他仍然写道：“我安慰自己：只有傻瓜才渴望智慧。”T. S. 艾略特在《四个四重奏》一文中问道：“老年的智慧？/那些沉着嗓子的老人们，他们是在欺骗我们/抑或欺骗了他们自己/遗赠给我们的，不过一张欺骗的收据？”

智慧、同情、理解和所有其他指派给老年人的特质，其主要的作用是成为一种理想化产物，以平复恐惧和对抗年老的性格所具有的无畏力量，这一性格潜伏在年老的灵魂中，即刻就要迸发。我们这些老家伙，离荣升祖先级别的鬼魂和拥有纯洁灵魂所具有的不设防的敏感仅半步之遥，但当我们被激怒的时候仍然能够像眼镜蛇一般发出致命一击。箭已在弦上。我想从一书中获得的就是我想写的：一本我自己想阅读的书。

近年来的作者们似乎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对过去生活的回忆录，对过去作品的修订或节选，还有对过去思想做些辩护性的总结。是否还有其他的选择呢？

对作者而言，对晚年的描写不可能是一个与自身漠不相关的客观研究。他/她的生命也受到威胁，因此，如果这些文字的确发自内心，那便能揭示作者的个性。作者是他们自己小说中的主人公。即便某本书宣称自己不是小说，而是以客观的历史、科学、研究或真理的面目问世，那也无法掩饰其虚构的特性。在你所写就的任何文字中，你都无法摆脱你的个性。

在每一次崭新的交战中，一个老兵都会一次又一次地上演他的第一战。晚年充满着重复，以及不断回归那些基本的执念。我的战争——我仍然需要赢得一场关键的战役——是和在心理学中普遍存在的思维方式及被条件化了的感受交战。在这些条件化的产物之中，再也没有比将头脑和心灵禁锢在实证主义科学（遗传万能论和计算机万能论）、经济学（计算盈亏的资本主义）以及坚定的信仰（基要主义运动）^①中的执念更为暴虐的了。性格的观念和这三者都不相容。我之所以拥护它，恰恰是因为性格的观念已经从当代视野中绝迹了。

^① 译者注：基要主义运动（fundamentalism）指的是20世纪早期在美国兴起的旨在反对自由主义神学和现世主义的有组织的激进福音主义教派运动。